



麦场主系列

CAOWENXUAN
XIAOSHUOYUEDUYUJIANSHANG

曹文軒

[小说阅读与鉴赏]

白栅栏

BAIZHALAN

曹文轩◎著
安武林◎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说阅读与鉴赏]



麦场主系列

白栅栏

曹文轩◎著
安武林◎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栅栏 / 曹文轩著；安武林评。—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11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ISBN 978 - 7 - 5301 - 2644 - 8

I. ①白… II. ①曹… ②安…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489 号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白栅栏

BAI ZHALAN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1280 32 开本 8.25 印张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2644 - 8 / 1 · 955

定价：16.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因水而生

曹文轩

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我的作品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漂动着。流水汩汩，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汩汩。

我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他的工作是不停地调动的，我们的家是随他而迁移的，但不管迁移之何处，家永远傍水而立，因为，在那个地区，河流是无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网，那儿叫水网地区。那里人家，都是住在水边上，所有的村子也都是建在水边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条大河从村子中间流过，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数。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

中的。可惜的是，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许多儿时的大河因河坡下滑无人问津而开始变得狭窄，一些过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是成了房基或是田地，水面在极度萎缩。我很怀念河流处处、水色四季的时代。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动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小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我总在想，一个缺水的地方，是很难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

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水的渗透力，也是世界任何一种物质不可比拟的。风与微尘能通过细小的空隙，而水则能通过更为细小的空隙。如果一个物体连水都无法渗透的话，那么它是天衣无缝了。建一座大楼，最揪心的莫过于防水了。谁家跑水，全楼人都紧张。水之细，对我写小说很有启发。小说要的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细劲儿。水也是我小说的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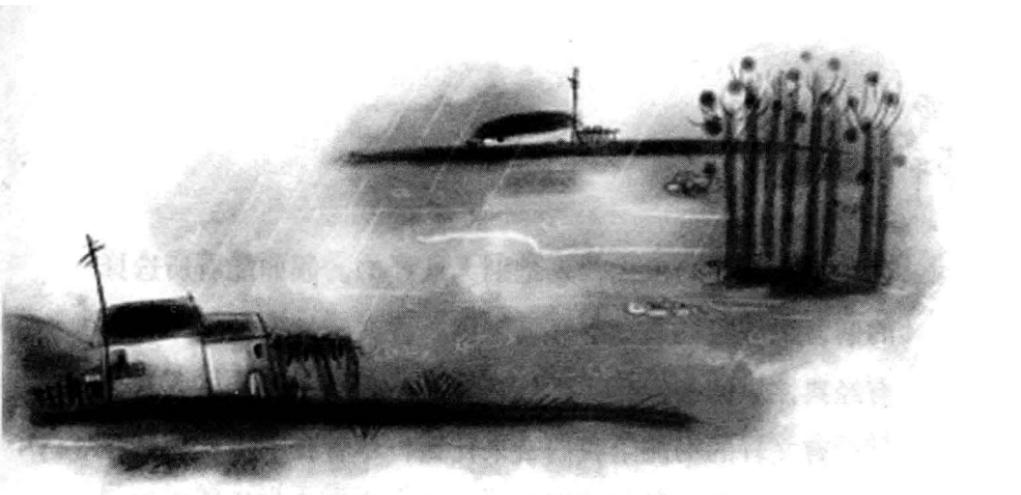
我的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大概都在水。因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与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的气质，缺乏严峻的山一样的沉重。容易伤感，容易软弱，不能长久地仇恨。水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具有浓度的东西进行稀释，将许多东西流走，或是洗刷掉。大约在四十岁之前，我还一直没有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我对人只是生气，而很难达到仇恨的程度。即使生气，也绝不会生气很久，就更谈不上生气

一辈子了。时间一久，那个被我生气的人或事，就会慢慢地模糊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得光溜溜起来。一个人没有仇恨，不能记仇，这对于创作是十分有害的，它影响到了他对人性的认识深度与作品的深度。仇恨是文学的力量，不能仇恨与不能爱一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义的爱，才是有分量的。我一直不满意我的悲悯情怀的重量。但，一个人做人做事都必须要限定自己。不能为了取消自己的短处而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长处。换一种角度来看，“短处”之说也未必准确。

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应该是水的构成。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注：本文是曹文轩先生在第六届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

安武林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是一个滑稽而又肤浅的问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而又肤浅的世界里，我们很少去思考日常行为中简单事件里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对自己阅读的某一本书或者说某一个作家这样发问和审视是完全有必要的。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为什么要读经典》，它包含和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读曹文轩的部分问题。因为曹文轩的作品都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作品，阅读经典和经典阅读会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变得丰富而又强大。

一个人从小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就如同盖一座楼房而必须要打好地基一样。否则，我们会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我常常会想起童年时代阅读第一本书时的热情和感动，这种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并让人懊悔不已。因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在那些无书可

读和无人引导的年代，人是别无选择的。假如能有所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一本好书来读。曹文轩的书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书，所以我们要读曹文轩。

曹文轩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我不喜欢功利性的阅读，但我还是想说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能给我们一些高尚的东西和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家长更喜欢让孩子们选择曹文轩。优美、优雅、高尚、悲悯、宽容、大度、正义、拼搏、勇气、希望、苦难……曹文轩的作品所包含的关键词以及这些关键词中所包含的意义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我相信我们在使用功利一词的时候，是从现实性基础之上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呢？曹文轩是一个喜欢阅读经典的人，他阅读和他写作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能读出曹文轩很多真实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像魔方会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的曹文轩的形象。

一本书应该给人传承很多东西，人生的、社会的、心理的、人格的、常识的、经验的，如果它能告诉人的东西越多，那就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就越大。曹文轩的书似乎都是这样的，童年生活的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恩态度，对故乡对亲人的大爱，对文学技巧娴熟的把握以及对小说美学上的深悟，还有那一份给人性深刻的关怀以及永远给我

们力量和勇气的优美文字，让我们在享受文学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诗意的滋润以及自然的滋养。我相信曹文轩具有画家的眼睛，具有诗人的激情，具有小说家的洞察力，还具有哲学家的思辨力，当一个人拥有如此众多的赞誉的时候，他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曹文轩的作品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时代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当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敬仰之情犹如我们触摸那些历史的圣迹一样不能不真诚地为之挥洒，但我们所获得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会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是值得一读再读并细细玩味的。

- 白栅栏 / 1
蔷薇谷 / 29
疲惫的小号 / 50
泥鳅 / 76
三角地 / 99
哑牛 / 161
金色的茅草 / 178
海边的屋 / 199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 208

附录

- 我的作品 / 曹文轩 / 233
童年的阅读经验 / 安武林 / 237
曹文轩出版年表 / 241
曹文轩得奖记录 / 244



白栅栏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些微妙、朦胧、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些感觉会沉淀在记忆的茫茫黑海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前的顷刻，还会突然浮现，然后像夏日黄昏时的落霞，向宁静的西方天空弥漫开来。于是时间倒流，这个人又梦幻般地回到了稚拙、清纯、金泽闪闪、充满花朵气息的童年时代。

小时候，我喜欢我的女老师……

一

我父亲是一所农村小学校的校长。我们家就跟随着他，安在这所小学校里。

我七岁那年，她从城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了父亲的学校。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家门前。当时，门前那棵栀子树开花了，一树纯白的花朵。她就站在它下面，翘首望着其中一朵盛开着的。她的肤色很白，跟栀子花的颜色十分相近。十

点钟的太阳正从天上斜照下来，她满脸阳光。阳光下，她脸上的茸毛闪着淡金色，像一枚刚刚成熟的桃子。对于那对眼睛，我当时只觉得我从未见到过，但却说不出感觉。后来多少年，那对眼睛时时浮现，但也始终不能用语言将它们表述。前年，我到南方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景区去游览，偶然间又获得了那种感觉。当时，我正跳到一条清澈的山溪中的一块石头上，刚要用手撩水玩，却又忽然停住了：深深的、凉匝匝的水底，有两卵黑亮的石子，本是溪水被微风所吹，轻轻波动，但我却觉得是那两卵黑石子像谜一样在闪动。就在那蓝蓝的山溪里，我又看到了她的眼睛。

“这花真好看。”她说。空气似乎立即变得甜丝丝的。

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嘴里正很不雅观地啃着一大块白薯干，趁她没注意，我把那块白薯干悄悄地塞进怀里。

“这花真好看！”

我转身进屋搬出一张凳子，爬上去，把那朵花摘了，又跳回到地上，把它送到她面前。

她接过那朵清香清香的栀子花，朝我一笑：“你是校长家的？”

我点点头。

她把花戴在了头上：“好看吗？”

我点点头。

“以后我每天摘一朵，行吗？”

我点点头。

她又朝我一笑，走了。

过不一会儿，前面的屋子里传来了轻轻的、水一样的歌声。现在想起来，她并不会唱歌。我也从未听到过她真正地唱过歌。但，她的声音我却是永远忘记不了。那声音纯净而欢乐，像是从心的深处细细地流出，像是月光洒在夜晚的田野上。

她是在她的宿舍里唱的。后来，我常常听到她唱。她一唱，我就坐到门槛上去啃白薯干。啃着啃着，不知为什么停住了，待一串口涎“噗嗒”掉到手面上，才又拉回魂儿来继续啃。

后来，来了一个吹笛子的男人，我就只能听到笛子声了。

在她的宿舍与我们家之间，没有一堵高墙，只有一道矮矮的木栅栏。

那天，我从外婆家回来，就觉得在绿树中间忽然地有了一道闪光，定睛一看，发现那道木栅栏忽然都变成了白色。

是她从父亲那里要来了一桶白漆刷成的。

正是秋天，地上到处开着淡蓝色的野菊花，映衬得那道白栅栏更加好看……

二

当她站在讲台上，微微羞涩地朝我们笑时，我才知道，她现在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一年级小学生最难管教，一个个都是不安分的猴子，坐没坐样，站没站相，凳子没有被屁股焐热，就刺闹闹的难受。这时，就会做些小动作。记得小时候做作文，做到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痛改前非的情感时，每每总要来这么一句：“我以后一定不做小动作。”其他孩子几乎也是千篇一律地有这么一句。这次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下一次的作文里依然还会有这么一句，可见小动作是那个年纪上最容易犯的毛病。只有那么十分钟的安静，就开始捏鼻头，扭身体，抓耳挠腮，像是满屋里蚊蚋横行。要不就交头接耳，或在桌肚里玩玻璃球和从家中箱底里盗出的铜板。老师说些什么，干脆全没听见。小时还尤其善于流鼻涕，一走神，那鼻涕就双双“过河”了。不知是谁“哧”的一声，于是大家都忽然想起了鼻涕，教室里便“飒飒”有声，像夜风掠过林梢。这时再抬头看，讲台上的老师正把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狠狠的。我们屏住呼吸，把眼睛瞪得灯盏一般，意思是说：我们在听呢！过一会儿，教室里就又开始动作起来，起先声音如蚕食桑叶，最后就如同雨滴纷纷打

在芭蕉叶上，盛时，教室里“轰轰嗡嗡”，像远处传来的山洪声。

谁也不愿教一年级。

她来了，并且还微笑。过去的几个老师大概都不会笑，因为我们就没瞧见他们笑过。她头上戴着栀子花，不一会儿，教室里就飘起淡雅的清香。我们没有做小动作，以后一直也没有做。几十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看她的眼睛，看她说话时弯曲的嘴形，看她捏着粉笔的手——她用三根手指捏粉笔，无名指和小拇指像兰花的花瓣儿开着。我们只看见她，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不，听见她的声音了，仅仅是声音而已，但不知她说些什么。

当时，我们傻乎乎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

而且，我们竟然没有鼻涕了。其实鼻涕还是有的，只是不愿让她看见，用劲把它憋住罢了。

只要她一进教室，教室就像秋天的池塘那么安静。

可是期中考试，我们考得糟不可言，及格的才四五个人。父亲把她找了去，态度和蔼地问了情况。晚上，隔着那道白色的栅栏，我听见她在宿舍里哭了。

她再进教室时，不笑了。她从前排第一个孩子问起：

“为什么没有考好？”

那孩子叫大国。他只顾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回答。

“问你哪！为什么没有考好？”她生气了。她生起气来时，

我们就会觉得她更好看。

大国结结巴巴：“我……我上课看你……”

“看我？看我什么？”

“看你眼睛了！”

她想笑，但却用洁白的牙齿咬住了嘴唇。她挨个问下去，回答如出一辙：

“我看你的眼睛了！”

当我低着头也这么回答时，我听见了她急促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她骂了一句：“你们是群坏蛋！我不教你们了！”我们抬起头来时，她已经跑出了教室。

我们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心里感到非常害臊和难过，一个个像罪犯似的耷拉着脑袋。我们来到她的房间门口，靠着墙壁，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往她的门口挤。被挤到门口的，转身又挤进来，实在挤不进来的，就跑到队伍的尾巴上再拼命往门口挤。有几个女孩把耳朵贴到门上听，然后小声说：“她哭了。”于是一个传一个，像传口令似的传下去：“她哭了。”“她哭了。”“她哭了。”……

门打开了，她走了出来。

我们赶紧像一群小耗子闪到一边。

她轻声问：“以后上课，你们还看我的眼睛吗？”

我们全体立直了身子，几乎同时像呼口号一样：“不——看——了——！”